

(香港)

劍宗

# 魔道至尊

下



劍宗作品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魔劍奇俠系列之

劍宗

★魔劍奇俠系列之

魔道至尊

〔下冊〕

青海人民出版社

## 第十三章 闻昔

张寻匆匆告别杨清慧，施展轻功，追赶那白影而去。此时虽为黑夜，那白影轻功也不俗，但张寻在练气之后，无论轻功、内功，皆已达到当世武林一流境界，追赶起来自然丝毫不费力气，不一刻，他便已追至离那白影大约十丈之处，凭他的目力，已能将对方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便收住脚力，不疾不徐地继续跟踪着，要看看这神秘人物将干些什么。

又奔了好一会，张寻发现脚下的路开始平坦起来，前方也已出现一大片屋宇房舍，原来已经到了绍兴城郊的一座村落。前面那白影奔跑的速度也开始逐渐减慢，更显其步态轻盈曼妙，身形婀娜苗条。

张寻心中暗暗思忖：“果然是个女子。她半夜三更的一个人来到这郊外，要干什么呢？”同时也随那神秘的白衣女子放慢了脚步。

这是那女子悄然跃过一堵矮墙，张寻也跟着跃入，却见土墙里面是一片不大不小的树林，张寻的身边是几株果实累累的梨树，看样子是个果园。但这园子东南角的围墙却坍了一大片，能看见墙外的村庄。

那白衣女子站在树底下，月光淡淡地披在她肩上以及肩上纷披的黑发上，一阵清风过处，她的衣带也随之飘

拂，姿态十分凄迷动人。张寻隐身在十丈之外的一颗树下，不一会鼻孔中就沁满了一股甜甜的清香，衣袖上也染上了这份清香，拂之不去，十分怡人。细细一看，地上身上还积了一层小小软软的东西，却原来是从枝头洒落的桂花。张寻又环目四顾，便明白了原来自己已置身于一小片桂树林中，金秋月圆之夜，正是丹桂飘香之时，近百树盛开的桂花竟吐芳馨，将空气也濡染得仿佛是又香又醇、沁人心脾的美酒一般。

张寻不禁对那白衣女子更为好奇了，只是她在树下独立半晌，忽然从怀中掏出一件物事，弯腰挥臂，一下一下地似在刨土，张寻不禁大奇，忙定睛细看，便看清那白衣女子手中握的是一柄精巧的鹤嘴锄，她一下一下努力进行着的工作确实是“刨土。”

“她为什么要在这儿挖土呢？难道那株桂花树下埋藏着金珠宝贝或者什么秘密要紧的物事？”张寻决定看个究竟。很快地，谜底揭晓了，只见那白衣女子三下五除二，熟练地从桂花树底下挖出一只小小的坛子，打碎坛口上的泥封，举坛便饮。

“女儿红！”这时张寻一下子便明白了那白衣女子却原来是个盗酒贼。因绍兴地方历来多美酒，传说在春秋战国时代越王勾践那时候起便开始了酿酒史。勾践出兵代吴时，越国文老以酒劳军，勾践将美酒投江，与百姓共饮，故而那条河从此得名“投醪河”，又名“箬醪河”，当地百姓也有人唤之作“劳军潭”的。

到南北朝时，绍兴酒已很有名，连梁元帝读书时也喜欢”

张寻虽从不嗜好杯中之物，但此时见到心仪已久的“女儿红”也不禁口舌生津，食指大动。同时又是那白衣女

子连掘连饮，一下子吃尽了三、四坛“女儿红”，心下更是大为惊异，不知她单身女子，深夜盗饮别人家的“女儿红”却是为何？又见她娇躯微晃，似站立不稳，想是喝得醉了，便赶紧抢上前去，意欲一探究竟。“喂！”张寻不知该称呼那白衣女子什么，便只好立在她身后轻轻“喂”了一声。

白衣女子听见声音，缓缓转过身子，似在责备张寻打扰了她的雅兴，但等到她的双目与张寻的双目相碰撞，她的脸上顿时现出了惊异之色，转瞬间又从极度惊异变成极度的惊喜，然后低呼了一声“然哥”，双目一闭，便晕晕着扑倒在张寻怀中。

这下可把张寻搞了个满头露水，不明白何以满满的数坛“女儿红”未能醉倒这神秘的白衣女子，而且已轻轻的一声“喂”却令她受惊而昏厥，蓦地里，软玉温香抱满怀，顿叫下来行事中规中矩的张寻倍觉不知所措。他想去前面村子里找户人家，把怀中昏厥的女子交给主人。但才走得几步，他便又想到假如农家主人问起自己和这女子的关系，那又该如何言相答对？只怕难以解释清楚这更深夜静、孤男寡女之嫌。何况这白衣女子又盗饮了村庄中不知谁家的“女儿红”，或许她平日里与那户人家有些个嫌隙，将她于昏迷之中交到别人手上，却也不甚妥当。张寻踌躇着，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又想起杨清慧还在兰亭等候，说不定况寂也早已到了，可怀中素不相识的女子却兀自昏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明月渐渐西斜，心里也渐渐焦躁不安起来。

张寻正不知该怎么办，在他怀中的白衣女子忽然动了动身子，悠悠醒转。张寻喜不自禁，忙将她放下，急忙言道：“这位姑娘，你身子没事吧，快回家去吧，在下告辞了。”说完转身欲走，但却被那女子拉住了衣袖。

“然哥！难道隔了二十多年，我阿伶老得连你都认不出来了么？然哥，我是你的阿伶妹妹啊！”那女子的声音中带着哭泣，也带着恳求，不由张寻又转过身去，好言抚慰道：“对不起，你大概认错人了。我叫张寻，不是什么‘然哥’！”

这时月亮的清晖透过纵横交错的桂树枝，投在那即自称“阿伶”的白衣女子脸庞之上，张寻才看清楚原来这张美丽忧伤的脸庞已不太年青，洁白细腻的面颊和前额虽然依旧光洁平整，不显一丝皱纹，但那双溢满泪水的大眼睛边上岁月已无情地刻下了细碎的鱼尾纹。“不，然哥，你不要骗我，你不叫张寻，你应该叫张卓然。”那白衣女子醉眼迷离，但口齿却很清晰。

“什么？张卓然？”

“张卓然字”这三个字送入耳膜，张寻便立时如五雷轰顶，百味穿心，一时惊讶他说不出话来。过了好半晌，才颤声道：“你认识我父亲张卓然？”

“你父亲张卓然？”那女子脸上表情也是颇为讶异，微醉的双目也睁大了些。“你父亲张卓然？然哥有孩子？”

白衣女子喃喃自语了一会，蓦地伸出双手想捧住张寻的脸，张寻吃了一惊，忙退开一步。但那女子又踉跄一步，双手依然颤颤地伸过来，张寻望着她痴迷的神情，心中不忍，一犹豫间，已被她捧住脸庞。转到光亮处细细的端详，接着那女子又展开右手纤纤五指，反复地摸了摸张寻的右耳后面，张寻正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听她颓然道：“然哥有孩子了，是和她生的孩子。是和她生的孩子。”继而又极兴奋地拉住张寻的手臂，叫道：“那么你父亲现在在哪里？快带我去见他。”

张寻适才听这白衣女子说出父亲张卓然的名字，正

满心期待着从她嘴里探知父亲的下落，却不料对方向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一时不由大为失望，黯然低头道：“我也不知道父亲现在在哪儿？我也一直在找他。”

“什么？你是然哥的儿子，居然不知道然哥现在在哪里？那么你娘呢？你娘现在在哪里？她应该知道然哥的下落的？”白衣女子拼命摇晃着张寻的身子，好像要从他身上摇出张卓然的下落似的。

张寻听对方提出早逝的母亲，不由得心头又是一阵酸楚，难过地回答道：“前辈，我母亲她在生下我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当时我父亲应六大门派之邀，去蓬莱‘万灰山庄’围杀况寂，说好不出半月就回曲阜接母亲的，但母亲却再也没有见到父亲。”

那白衣女子闻言，俏脸上满是失望，黯然低头道：“然哥，没想到你失踪了二十多年，宝石谷的地图我找了二十多年，也是象你一样找不到，难道我这辈子就再也找不到你了吗？”

张寻听她这样讲，话中似有所指，忙问道：“前辈，您刚才的意思是说我父亲现在在宝石谷，您因为找不到宝石谷的地图，所以才没能去找我父亲的，是吗？”

“是的。”那女子点头道。

张寻见她点点头，仿佛又看到了希望，心想听她的口气，似乎是和自己父母甚是熟稔，那么就算她不知道父亲的确切下落，也定能提供一些关于父亲下落的线索。但不知为何母亲的日记中却从来未曾有一字提及面前的这位白衣女子。

想到这儿，他自然不肯放弃了解父亲的绝好机会，便出言要求道：“前辈，小侄自出生以后，从未见过生身父母之面，这两年一直在江湖上千方百计打听，寻访父亲的下

落，您既是我父亲的好友，今日小侄有幸拜识前辈，能否请前辈为我讲讲我父亲的事，也好让我再想办法找到父亲。你们多年老友也可有重逢之日。”那白衣女子听到张寻的最后一句话，凄然一笑，伸手擦去自己脸上的泪花，道：“好，你是个好孩子，知道孝顺父亲，体惜长辈，我真替然哥感到高兴。”

“前辈过奖了，请前辈为小侄指点迷津。”张寻心里已经很着急了。

那白衣女子拉张寻并肩坐在清香浓郁的桂花树下，回忆起她的年青时代。

“我姓言，名宜冷，是城内‘老正兴’酒坊坊主的小女儿，我家住在南街，我们言家是绍兴城里有名的酿酒世家，在我曾祖父年青的时候，有一次一个高官在我家的酒店里喝酒，一喝之下赞不绝口，亲笔为我曾祖父题写了店名，我祖父和父亲的酿酒技艺也并不亚于我曾祖父。所以，我们一家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也没有一个不是海量。我在还没学会吃饭的时候起，父亲就常常用筷子头蘸了酒，让躺在奶妈怀里的我尝尝，可以说我从小就会喝酒，而且喝过各种各样的美酒。当然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女儿红’。”

言宜冷说道这儿，收住语声，微微仰头，眼望天边的几颗若隐若现的星星忽然不再言语。这下子可把张寻急坏了，他不明白讲他父亲张卓然的故事为何要从她曾祖父酿酒说起一直到自己喜欢喝的是哪一种酒，难道父亲的下落和“女儿红”有关吗？见言宜冷一味地凝望天际，脸上若有所思的样子，稍稍忍耐了一会，便熬不住开口道：“前辈，您快讲讲我父亲吧。”

言宜冷闻言，收回视线，一笑道：“贤侄，别着急，要讲



你父亲，就得从这‘女儿红’讲起呢。

我想你大概知道，我们绍兴有个风俗，就是要生了女儿，在为女儿办满月生日的时候，就同时把一些酒埋到地下，等到将来女儿出嫁之日挖出来招待宾客或当作陪嫁的嫁妆。当然，家境好一些的就多埋几坛。家境清贫的就少埋几坛。我家是酿酒世家，自然更要额外多埋一些。我满月的时候，父亲就埋了六十四坛。我的‘女儿红’是绍兴城里最多的。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我和表姐到城外的稽山庵去烧香，在回来的路上却碰到了强盗，要抢我和表姐做压寨夫人，我们带去的家丁仆妇拼命抵抗，又把随身带的银子全部撒到地上，引强盗们去抢，这才狼狈不堪地逃了回家，可是表姐却落到了强盗的手里。

那天晚上，正当我们两家人哭哭啼啼，商量着是该报官救表姐呢还是准备一大

笔银子去赎表姐，表姐却回来了。”

“是我父亲救了她？对吗？”张寻忽然插嘴问道。“是的，贤侄真是聪明，一猜便中。”言宜冷点头赞道。张寻微微一笑，心想我

父亲侠名满天下，路见不平，定然拔刀相助，既使再笨些的人也会猜得到的，又何尝是我聪明呢。“那时我们全家都高兴得什么似的，捧出金银珠宝酬谢你父亲，但你父亲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执意不肯收受谢礼，众人无奈，便只要求你父亲吃了我表姐的喜酒再走，这下你父亲很豪爽地答应了，说道久仰绍兴‘女儿红’香醇绵长，滋味醇厚，但长年漂泊江湖，却未曾有缘品尝，倒正好借机了却夙愿。

三天后，表姐出嫁，父亲便叫人挖出曾祖父当年为不

幸夭折的姑祖母埋下的一十六坛‘女儿红’，本来，那一十六坛‘女儿红’是我们言家的镇家之宝，父亲是绝不肯轻易拿出来的，连我大姐二姐出嫁都不肯动用，但这是为了感谢你父亲救我表姐的恩德，也就在所不借了。

那天晚上，父亲邀了许多朋友在前厅陪你父亲畅饮，我们女眷则在临时用屏风隔开的碧纱厨里吃，我的位子正好对面能看到你父亲……”言宜冷说到这里，又收住了话头，眼中却射出兴奋的光采。

“言前辈，你看到我父亲怎么样？”张寻又急着问道：“我看到，看到你父亲豪饮豪谈，端的是位了不起的侠义英雄。”言宜怜简简单单地回答了一句，心中却翻腾起二十年前的波澜——当时她是张卓然侠肝义胆，铁骨铮铮，不禁芳心栗六，难以自己。但女孩儿羞人答答的，又是绝不敢吐露办个字。最后只好冠冕堂皇地以习武防身为理由，请求张卓然授她武功，张卓然见她父母不反对，又觉得她娇弱无助，是该学些武艺防身，便同意了。从此每隔数月，便道绍兴一次，教授言宜冷一些最基本的功力。渐渐地，也对这位健饮俊谈，宜嗅宜喜，明媚可人的江南姑娘暗生情怀。到后来，言家上下，包括他们自己都已默认他俩是一对未婚的情侣。不过，这些事情，言宜冷自然不愿意让张寻知道，所以便一笔带过，往下讲去。

后来，你父亲便成了我父亲的座上客，每隔一段日子，他就到我家来往几天，我也趁机跟他学了点武功。你父亲走南闯北，最喜欢川菜，我父亲便专门叫厨房里大师父学烧辣的菜。你父亲喜欢我们言家酿的好酒，我父亲便每次都开几坛最上等的酒请他品尝。状元红、加饭、香雪，他都品尝过了，但他总说都比不上‘女儿红’。我父亲便告诉他我的‘女儿红’埋了一百二十八坛，讲定了到时候约

他一起喝。”

“那我父亲喝道了吗？”张寻也来了好奇心。同时，他也很高兴终于证实了父亲喜欢吃“辣”。而这种依烈而富有进攻性的味道也已经是张寻生活的一部分。言宜冷缓缓摇头，凄然道：“没有，他永远也喝不到我的‘女儿红’了。”张寻听他语声悲凉，只道她感慨老友失踪多年，恐怕凶多吉少，于是也不禁颇有些伤感。其实张寻又哪里知道言宜冷当年在得知张卓然娶了宓窈娘之时，一气之下，已将自己的一百二十八坛“女儿红”统统打碎，殷红殷红的液体慢慢地渗入泥土，最终涓滴不剩，只留下欠久不散的浓郁的芳香和一颗破碎的女儿心。

言宜冷见张寻低头不语，知道他想念父亲，便怜爱地伸手拍拍他的肩膀，接着道：“后来，有一天，我父亲正念叨着你父亲已半年多没来绍兴了，你父亲突然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在一个月前成亲了，那位新娘当然就是你母亲宓窈娘了。”言宜冷努力克制自己，语声平静而又淡然。而她的耳畔，却清晰地想起了当年张卓然的声音：“阿冷，对不起，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可是宓窈娘她孤苦无依，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便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而你，阿冷，你还有父亲、母亲、姐姐、姐夫，还有喝不完的美酒，穿不尽的绫罗，所以我……”

张寻见言宜冷虽然语气平静，但身子却微微颤抖，而沉吟无语的神色也不免凄凉，心中一动，若有所悟，但又不便相问，便只是说：“言前辈，当时我父亲一定是一个人来绍兴的，而且只住了两天便走了，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言宜冷十分惊讶。

“因为我母亲留下的日记里没有提到她曾来过绍兴，而且她和父亲成婚后父亲只有两次离开过她，除了父亲

赴蓬莱一去不复返的那一次，另外的一次就是他们成婚不久，父亲让母亲一个人在柯桥的客栈里呆了几天。”

“那两天他，他把宓窈娘也带来了，让她住在十几里路外的柯桥？他怎么都没有告诉我？”言宜冷听张寻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说话声音也提高了不少。然后又把声音放得很低，恍然大悟似地自言自语道：“当然了，他哪里敢带新娘来见我？他明明知道他太对不起我了。”

张寻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心中明白自己方才的猜想八九不离十了，但依旧不愿承认自己心目中完美无缺的父亲竟然曾经是个负心的男子，曾经令一个痴心的姑娘柔肠寸断，直至二十余年后依然未能平复创伤，于是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道：“您刚才说我父亲当时对不起谁？”言宜怜闻言，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掩饰道：“奥，你父亲娶了你母亲，就对不起那个他曾经说过要娶的姑娘。”

“那么，那么，那位前辈怎么样了？”

“她当时不相信你父亲会变心，因为他们之间虽然没有海誓山盟，但大家的心里都装着对方。更何况你父亲一向言而有信，人称‘活季布’，他连萍水相逢的人都从不失信，又怎会失信于自己倾心相爱的姑娘呢？可是你父亲说宓窈娘身世可怜，孤苦伶仃，他不忍心撇下她一个人。而他真正爱的那个姑娘家里有钱，他不来娶她是没有关系的。嘿嘿，张卓然啊张卓然，你在为一代大侠客，大英雄，你却连女人的心都不懂得。你以为一个女人只要有钱就能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吗？你让她的心死了，她还靠什么活下去！”说道最后几句，言宜冷简直是咬牙切齿了。

“你让她的心都死了，她还靠什么活下去！”张寻在心中默念了几遍言宜冷的话，心口像被一个大铁锤重重地击了一下，震得他痛彻心肺，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原来父

亲也会有错。其实，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他父亲张卓然也有缺点，当时在江西，与贵州“圣毒教”的左护法蓝若云试比高低，张寻在连输三场之后心说不应该歧视当地百姓，也不应该认定使毒便是阴狠卑鄙，重要的是心存正义。而不是使用何种武器，而当年父亲张卓然那样做是有失公允的。可是，蓝若云毕竟未曾受到言宜冷这般巨大的心灵创伤，给张寻的震撼也不是很大，自那以后他依然把父亲看作心目中完美无缺的偶像来顶礼膜拜，可此时此刻，望着月光下言宜冷愤激而憔悴的面庞，张寻明白自己错了，自己把父亲当作“神”来看时，是完全错了，因为父亲也是“人”，发现了父亲作为“人”的弱点，不知怎地，张寻心里反倒感到一阵轻松，像卸掉了一只长期背负的无形的包袱似的。

“言前辈，不知那位前辈现在在哪儿？小侄很想为她做些什么，也算是替父亲做点事。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为父亲做过什么。”张寻明知自己不可能替父亲弥补什么，但还是这么说了出来。

言宜冷听了这话，欣慰地笑了，心里暗道：“然哥，你有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儿子，你的阿冷真替你高兴！”她转过脸来，又一次仔细端详张寻，怜爱地道：“贤侄，不必了，她和你父亲之间的恩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断了的，你父亲说不能娶她了，她正好在梳妆，一时气极，就顺手用硬木蓖子打了他，在他的右耳朵后边留下了永远的纪念。这件事，就算了。”

其实，事情又哪里会是如此轻描淡写，此时此刻言宜冷眼前仿佛出现了那过去了的漫长的二十年光阴。而这漫长的二十年她就是在一家一家地盗饮“女儿红”中渡过的。她发誓既然不能与张卓然一起共饮自己的“女儿红”，

那么别人家的“女儿红”也不能让他喝上一滴。二十年来，绍兴城内外嫁女儿的人家总是会发现“女儿红”被人盗饮了，或是打碎了，无论埋在哪里都一样，而且，人们也再没有福气喝上言家“老正兴”酒坊酿的好酒了。今夜，言宜冷便是听说城外陶家堡堡主第二天要为女儿发嫁妆，便赶来盗饮“女儿红”，碰巧遇上了张寻。

张寻自然也明白了言宜冷语焉不详，但联想起方才言宜冷用手抚摸自己右耳后面时的神态，深知她内心深处也足够凄凉。同时他也为母亲感到悲哀，因为父亲给予她的只是同情，而不是爱。又想到自己出道以来，连续遇上秦小丛、真怜、和杨清慧等妙龄女孩，而且都可称得上是自己的红颜知己。今后该怎样对待她们呢？虽然他们中有的人也许再也见不到了，有的人已长眠九泉。

言宜冷见张寻双手抱头，久久无语，还道他仍在为父亲当年的薄悻而难过，便岔开话题道：“贤侄，你刚才不是说要千方百计寻找父亲吗？我想你不妨到西域‘宝石谷’去试试，依我看，你父亲十有八九去了那儿。”

“为什么？”

“因为在我认识你父亲之后，你父亲常常向我提起宝石谷，江湖上传言‘西域宝石，神奇无比，一涉此谷，独霸江湖’，故而无数江湖豪杰纷纷前往西域寻找宝石谷，很多人从此却没能回来。”

“这我知道。”张寻道。

言宜冷朝张寻点点头，接着又道：“你父亲是个很正直的人，他说中原武林几百年激烈的正邪之争，腥风血雨，杀戮不断，黎民百姓不得安宁，好不容易战胜了邪恶，邪教魔派的势力被六大门派合力铲除，已成不了气候。没想到又突然冒出来一个‘宝石谷’，叫许多江湖豪杰利令

智昏，一窝蜂似地去寻发宝石谷，妄想独霸江湖。把好端端的江湖秩序又给搅乱了。况且这么多年来，人们也只是听说西域有个‘宝石谷’，听说宝石谷谷主石大王每隔三年都要来到中原，在惊蛰那一天到泰山顶上日观峰卖一个时辰的宝石，而且他的宝石没有一颗不是能够疗伤解毒，增强功力的绝品，但谁也不知道是否真有个‘宝石谷’，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进了‘宝石谷’就能独霸江湖，所以你父亲说他打算到西域走一趟，看看究竟有没有宝石谷，如果有，那宝石谷又是什么样子的，回来后也可将真相昭告天下武林，免得许多江湖人士白白地去送死。”

张寻听了，重重地点点头，道：“言前辈，我父亲的这个打算我师父也曾对我讲过。”

“你师父是哪一位？”言宜冷问道。

“川北藏龙山黄龙派前任掌门庄守严。”

“噢，是庄大侠，当年你父亲也曾跟我提起过他。”

“可是，言前辈，既然江湖上有那么多人想去宝石谷但没去成，我如果要去那儿寻找父亲，西域那么大，怎么找呢？”张寻为难地问。

“唉，难就难在这里呢。”言宜冷轻轻叹了一口气，接着道：“这二十年来，为了要知道去宝石谷的路径，每逢三年一度的卖宝石的那个惊蛰节，我都准时赶到泰山日观峰去，希望宝石谷谷主石大王能告诉我去宝石谷的路线。”

张寻听了，颇为感动，心中又酸又涩，辨不清是什么滋味，同时又极关切父亲的下落问道：“那您等到石大王了吗？”

言宜冷缓缓摇头，黯难道：“没有，我一共爬了七次泰山日观峰，可七次都没有见到石大王的影子。这期间我还

去过西域，在那儿辛辛苦苦找了二年，几次迷路，差点饿死、渴死、冻死、烤死，但还是不知道宝石谷究竟在哪里。只好回来，再赶到泰山日观峰去等石大王。有时候，我甚至想，虽然况寂是个武林中人人切齿的大魔头，但当初如果六大门派不去合力围杀他，那我还可以到‘万灰山庄’去恳求他帮我复制一份去宝石谷的地图，因为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况寂与宝石谷谷主石大王交好，石大王曾经给过况寂一张去宝石谷的地图。现在况寂死了，我虽然多次进入‘万灰山庄’，可每次都找不到那份地图，每次去每次都万念俱灰地回来。”

“前辈，”张寻深为言宜冷对自己父亲的一片深情而感动，激动地叫了一声。

“其实，也许当初六大门派根本就是杀错了况寂，因为你父亲说过况寂是好人，他是被人陷害才戴上十恶不赦的大魔头的帽子的。”言宜冷顿了顿，突然提高嗓音，很快他说出了上面哪些话。

“我父亲也曾说过况大叔是被人冤枉的。”张寻仿佛觉得自己是找到了揭露二十余年前一场江湖大阴谋的契机，生怕有误，忙将当日在藏龙山况寂告诉他的关于父亲张卓然赶赴蓬莱之约路过绍兴时发现乌蓬船帮帮主汪见成以卑鄙手段杀人，却故意制造假象陷害况寂的事一口气说了出来，以求得言宜冷的证实。

果然，言宜冷边听边点头，又道：“对，对，当时你父亲极为气愤，便出面质问汪见成为什么要那样做，汪见成见事情败露，恼羞成怒，孤注一掷想偷袭你父亲，结果被你父亲自然而然地用内力一弹，他使的铁桨反弹回去，打在自己的脑门上，当即身亡，这也叫作恶有恶报吧。”

“你父亲到我家里找我告诉我这件事，便忙去蓬莱找



况寂，要告诉他有人陷害他，要他想办法洗刷自己的清白，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你父亲了。”

言宜冷说完，和张寻不约而同地幽幽叹了口气，二人久久陷入了沉默。

这时，天已渐渐地亮了。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热热闹闹的丝竹锣鼓声，辨不出是什么曲调，但简单活泼，轻松而欢快，让人听了不自觉地会嘴角边挂上一丝微笑。

言宜冷对张寻道：“贤侄，若你找到你父亲的下落，千万别忘了到我家来通知我一声，我就住在城内南街，你只要问一下就行。说完，便急急地低头走了。

张寻远远地目送言宜冷离去的身影，心中感慨万千。良久，他才收回目光，急忙往来路奔回。经过与言宜冷的邂逅和长夜一席话张寻觉得自己更应该好好珍惜与杨清慧等红颜知己之间的情意了。虽然他还未像当年的父亲那样，和哪位姑娘订下鸳盟，但他已经决定绝不能伤害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让言宜冷和真怜式的悲剧重演。

张寻心里这样想着，又见红日初升，霞光万道，便知杨清慧早已等得急了，说不定正与况寂二人分头找自己呢。于是脚下发力，疾步如飞，真如风驰电掣一般，一会儿便回到了昨晚与杨清慧分手的兰亭鹅池之畔。

“清慧，我回来了！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况大叔来了吗？”还隔着两排一人多高的夹竹桃，张寻便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

可是，杨清慧并没有像张寻想象的那样，高高兴兴地答应一声，或是笑咪咪地迎出来。待转过两排夹竹桃，却见碧莹莹的鹅池边冷冷清清，空无一人。栓马的柳树旁剩下他自己的白马，而杨清慧的青鬃马，却不翼而飞了。